

王东梅 微小说作品

跑步回家

老黄进门的时候,老婆正歪在门口的水泥地上嘶嘶哈哈地抽凉气。老黄问,咋了?老婆说,脚崴了。老婆不是个娇气的人,一年到头闷头闷脑的,却壮得像头牛,哪怕是喝醉酒的老黄揍得鼻青脸肿,也从没吃过一粒药片。这会儿老黄看着老婆额头上淌下的汗珠子,有点儿毛了手脚。

走,走,走。老黄一面伸手拽老婆的胳膊,一面不停地叨叨。其实要去哪,老黄也不晓得,只是觉着今天老婆格外沉。拽了一把没拽动,再拽,老婆就“哎哟”叫出了声。老黄心里更毛了,很严重?

很严重。老婆也没想到下个台阶、崴个脚能这么严重。她兴许忘了,摔倒的时候,耳边分明听到哪里有碎裂的声响。也许听到了,也只当是洗衣盆飞出去的响动。可是,那能一样吗?

老婆的脚脖子应该是骨折了。老婆觉着这辈子都没这么疼过。汗珠子直往下淌。

打石膏,上夹板,一会儿的工夫,老

婆的半条腿就被捆成了个大粽子。等到老黄把老婆放到床上,他才意识到问题确实很严重——大夫说,要卧床四周。

四周?一个月!

老婆像根细面条一样软软地瘫在床上,小脸腊黄,像秋后的柿子。老黄的心里又酸出了一泡口水。傻女人,这辈子也没安安生生闲过一天,这下好了,要躺一个月了。

吃,喝,拉,撒。

老黄望了一眼院子里停着的三轮车,不由得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忙活了大半天,又累又饿,老黄的腿也软得像细面条。老婆应该也饿了。老黄赶紧钻进厨房,叮叮当当找锅,叮叮当当拿刀,叮叮当当地折腾了半天,终于端出了一盘咸菜和两个剩馒头。好歹是糊弄了一顿饭。

早起,趁老婆还没醒,老黄赶紧去厂里和领导请了半天假。厂里一直嚷嚷着裁人,躲枪口还来不及,谁还敢往枪口上撞。回来的时候,老婆已经把眼睛哭成了一对烂桃,埋怨自己不当心。

老黄虽然心烦,却没了往日的火气。是啊,一个瘫在炕上的人,打也打不得,骂也骂不得,哄?唉,还是先做饭吧。

又吃饭,一天三顿都要吃饭,吃啥呀?熬粥。老黄放了满满一大锅的水,又放了满满一大碗的米,熬了一锅黏黏糊糊能插住筷子的粥。老婆把一碗粥喝得长吁短叹。

下午上班前,老黄在老婆的手边放了个水壶,一个苹果,还有两根香蕉。晚上回来,水、苹果、香蕉都还在。老黄问咋不吃呢?老婆红了眼,说,喝了水就得上厕所。老黄的心口窝就像堵了个啥。

第二天老黄回来的时候,见老婆跟前多了一个小托盘,托盘里有一把嗑好的瓜子仁。老黄以为是老婆磨牙解闷的,没在意,拿着买回来的熟食和馒头进了厨房。再出来的时候,托盘里的瓜子仁又多了一堆。老黄不明白她为啥不吃,就问,不好吃吗?老婆说,好吃。

吃完饭,老黄就歪在床上眯了一觉,梦里一只小耗子一直咔嚓咔嚓咬床脚。醒来,老黄就看见老婆在他身边嗑

瓜子,老婆旁边还有个口袋,口袋里已经有了半袋子嗑好的瓜子仁。

老婆连忙解释,对门老张媳妇介绍的,她干活儿的蛋糕店里找人剥瓜子仁。我正好闲着。看老婆的脸色不好,老婆赶紧补了一句,也不累,饿了还能吃几个,可香了。老婆说话的时候嘴里就有一股香喷喷的瓜子味。

晚上的时候,老婆身边的小口袋又高了一截,老婆的右手大拇指和食指则肿得像两根胡萝卜。

老黄的一对大眼珠子瞪成了牛铃铛。老婆赶紧慌不迭地说,明天、明天我就不剥了。第二天,老黄回来果然没有看见托盘和小口袋。可是,老婆的两根手指头比昨天更肿了。

因为家里躺着个病人,老黄上班的时候时常分心。他会想老婆这会儿在家干啥呢,脚还疼不疼?渴不渴?饿不饿?想得多了,老黄发现自己从前可没有这么关心过老婆。

于是,老黄就盼着快点儿下班,快点儿回家。他在路上走着,两眼也不忘向两边的店铺里窥探,想给老婆带好

的回去。

老黄现在已经会熬粥了,还会炒土豆片了,咸菜丝切得也比以前细了。老黄把床挪到了窗边,这样老婆坐在床上就能看见窗外的风景。晚上,躺在床上,老婆不知道啥时候就会挤到他身边,只要老黄一抬胳膊,她还能迅速钻进老黄的怀里。

老黄觉着日子和以往有点儿不大一样了,哪不一样了?老黄说不上来。以往都是老婆伺候他,现在他既要上班,又要伺候老婆,是因为这些和以前不一样了吗?老黄觉得是,又好像不是。

老黄晃晃脑袋,就又要蹬他的三轮车了,他不愿意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。老黄脑袋里就两根弦,一根挣钱,一根回家。家里那个躺在床上的女人,手里像攥着一根小绳一样,一到了点儿,那根小绳就拽着老黄往家跑。

老黄路过熟食店的时候,还跑进去买了一只羊蹄儿,他想起一句话,吃啥补啥。看着炖熟的羊蹄,酱红的颜色。老黄忍不住扑哧笑了。

母亲和璧铜公路

付令

母亲是重庆铜梁县(现铜梁区)人。1969年,母亲下乡到县城东南的平坝大队。那里交通不便,回家需步行十里到虎峰场搭车,沿老旧的璧铜公路(璧山——铜梁)回城。

1972年,母亲“返城”,去了铜梁县东南的璧山区(现璧山区),在一个名叫“青山”的三线厂上班。在那里,她和同事们一起建设新家园,还遇到了我父亲,并组建了家庭。母亲工作的三线厂距离铜梁县城五十五公里,有两个小时的车程。从此,璧铜公路成了她心中难以割舍的牵挂。

每年春节前夕,寒风渐起,雪花初绽,便是母亲最为期盼的时刻。她早早地准备好行囊,和父亲及幼小的我踏上归乡团圆的旅程。一辆老旧的客车,沿着璧铜公路向西北方向缓缓前行,蜿蜒穿过云雾山峡谷,长途跋涉后抵达铜梁县城。县城的人们,用壮观的火龙表演,璀璨的烟火来迎接新春。险峻、巍峨的巴岳山,宁静的安居古城,是这个小。

在铜梁,母亲有众多的亲人,我的几个舅舅、舅妈、表哥、表姐和表弟。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,其乐融融。由于外公外婆早逝,大舅作为家中的长子,带着六个弟弟妹妹谋生,兄弟姐妹们感情很深厚。因此,每次回到铜梁县,母亲都很欣慰和开心;每次离开铜梁县,她又总有千般不舍。

在大舅家,除了团圆饭的温馨,还有个特别的传统项目:零点鞭炮。除夕夜零点钟声一敲响,大舅就亲手点燃挂在竹竿上的鞭炮引线。那些年,都是我拿着竹竿。母亲既兴奋又害怕,躲在屋里。随着年岁增长,大舅的身体也日渐衰弱,但除夕夜这个传统项目一直保留着。

1997年,璧铜公路扩建的消息让母亲

振奋,但大舅病危的消息却如晴天霹雳,让中年的母亲心急如焚。当时,璧铜公路因施工而中断,母亲不顾一切地绕远路,只为能尽快见到兄长最后一面,但终究未能如愿。

1998年春节我们返乡,二十岁的我还玩着烟花。母亲见状,不禁数落:“已经是大学生了,要做点儿有意义的事情……”记得那年春节,大街小巷都回荡着王菲和那英的歌声——打开心灵剥去春的羞涩,舞步飞旋踏破冬的沉默……

时光匆匆,转眼间到了2007年。那年,遂渝高速公路开通,我也有了一辆私家车。这条高速公路就像璧铜公路的2.0版,驾车从璧山回铜梁只需一个小时,但我和母亲还怀念在璧铜公路穿行的日子。偶尔,我们也会选择老路,享受青山绿水间的宁静。云雾山上翠竹摇曳,西泉溪流潺潺,斑驳的建筑诉说着往昔,而山谷里的风,依旧吹拂着我们的心田。

在云雾山的公路上,母亲总会打开话匣子,道出她和璧铜公路的不解之缘。原来,1971年,她曾有机会进入璧铜公路边的一家工厂工作,但因为一些问题而错过。后来,位于璧铜公路沿路、云雾山里的劲松厂招工,母亲又因为一些问题而错过。好在,母亲进入璧山的三线厂还算顺利。那一刻,我脑中已满是“暮色苍茫看劲松”“踏遍青山人未老”这样的诗句。

如今,璧山和铜梁早已撤县设区,而穿越两区的市郊铁路也开通了,半小时就可通达两地。市郊铁路、璧铜公路往东南,连接着地铁一号线,通向繁华的主城区;往西北,市郊铁路将延伸至四川省遂宁市。

母亲见证了璧铜公路的变迁,璧铜公路记录了时代的发展。璧铜公路也将继续承载希望与梦想,引领人们一路前行。

太阳刚上一竿子高,椅子村村委会门前已聚集了不少老年人。看时候差不多了,村主任点着花名册上的名字开始发钱。李进站起来,把事先准备好的钱一一发给大家。老人们接过钱,感激地说:“谢谢李进,你可真是我们椅子村的福星啊!”

“大家不必客气,祝愿你们每个人健康快乐!”李进边给大伙发钱边热情地说着。

李进四五岁时,他爹修路被哑炮炸死了,他娘被人骗走,于是李进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。那年头,家家日子都不好过,村里人心疼这个没爹没娘的孩子,时常东家给件旧衣裳,西家给双鞋。谁家做好吃的,只要看见李进就会喊他来吃。李进在村里也算是吃着百家饭、穿着百家衣长大的孩子。

李进读到初中,嚷着学不进去,退了学。过了几年,李进和同村的人一起去广东一家建筑队打工。李进脑子灵活,干活儿踏实,从学徒干到了项目经理,后来他有了自己的公司。公司不断发展壮大,拥有了几个亿的资产。

那年春天,李进回到了多年没回的椅子村。李进的车停在村口,他和司机走进村子。村子里空荡荡的,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年人。李进来到自己家的老宅前,碗口粗的树木遮挡住了木门。

这时,一位头发花白的女人从旁边的院子里走出来,望着李进说:“听你说话声音耳熟,你是?”李进仔细一看,说:“你是梅英嫂子吧,我是李进。你忘了我小时候经常在你家吃饭?”

“你是李进?”梅英嫂子望着眼前这个发福的中年男子一时不敢相信。

“没有别的挣钱门路,不出去打工,光靠种庄稼也不行。有的人出去了,就在城里买了房。”梅英嫂子边说边把李进和司机让到院子里。

李进决定反哺乡亲。他先是把村里几公里的土路修成水泥路,装上太阳能路灯,又把村外的山泉水引到村里,让村里人吃上了自来水。他还决定每年给村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每人发八百元生活补助,给困难户每户发一千元红包。这一消息如炸雷般传遍十里八村,让附近村的乡亲羡慕不已,都说椅子村风水就是好,在家坐着钱都到腰包里了。椅子村的人更是乐得合不拢嘴。

李进把村里的年轻人安排到自己的工地上打工,根据他们的个人特长,安排师傅教他们技术,出师即可拿高工资。这样村里的年轻人出去一年能挣好几万元回来,村民的日子慢慢过得红火起来。

不知从啥时起,椅子村的年轻人到李进工地打工的少了。村里几个麻将馆场场爆满,村头还开了家“农家乐”饭店。说白了,“农家乐”饭店就是为打牌的人提供方便。在外人眼里,椅子村的人如今活得潇洒。李进听说了这些,只是笑着摇了摇头。

往年这个时候,李进只要能脱开身,必亲自回来给乡亲们发钱。实在忙的话,他会委托村里人去银行取钱代发。眼见三个月过去了,

既不见李进回来,也不见村干部提发钱的事儿。

于是关于李进的事儿在村里传开了。有的说,李进投资做大生意栽了;有的说,这几年李进开的楼盘多,资金收不回来了。

时间长了,村里有些人甚至骂起了李进,说李进就是想出风头,老公鸡拉屎——头三下子硬,名声得到就收手了。做大生意的人算账精着呢!

椅子村的气候非常适合种植中草药。李进还邀请专家来村里考察、论证。李进本想引导椅子村的村民种植中草药,但村里没多少人种,而相邻几个村的村民倒是跟着种起来。如今,这些中草药外地客商开着车上门收购。有一种中草药收购价达到三四十元一斤。

新年过后,镇政府招商引资上亿元的中草药加工项目在椅子村奠基。人们看到,西装革履的李进和县领导站立一排,手握剪刀正在为该项目开工剪彩。

尊法学法守法用法

争做文明守法营口人